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六

唐 白居易 撰

書頌議論狀 凡七首

補遺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

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余言咨先

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悳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于畀厥牛羊乃既於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於仇餉令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為邦者祗奉明神撫綏烝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一無亟字民叛而不顛

儕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苗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恭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盬于兹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箴言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於旬

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賚乃自陳戒于德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恥邦有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聞於君乃干祿祿將及于親升聞逮養緊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報之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日修道日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

惟馴致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内惟四科六藝斧藻于外若御輿既勒銜策乃克駿奔若治金既砥淬厲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畀尚念行千里始於足下嗚呼戒無監于止水當監于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并序　此已下文並是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無為而無不

為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交欣有詔始以二月上巳日為中和節自上而下雷解風動翌日而頒乎四嶽浹辰而達乎八荒於戲中和之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子兆民而基皇德太宗家六合而開帝功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而阜富庶之俗曷奕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至於我皇我皇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成嗣皇極於穆清納黔首於升平于時數惟上元歲惟仲春皇帝穆然居青

陽太廟命有司考時令以為安萌芽養幼小緩刑獄布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迪天地之化發揮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為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仁氣之和其為稱也大矣非至聖疇能建之於是謀始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排重陽而拉上巳煦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而勾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禁鷙化而獷古猛切俗淳盍萬祀以攄無窮被四表以示大同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絪縕千品萬彚熙熙忻忻繇

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于雅頌斯葢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夷若斯之盛㦝葢聖人之作事必尊達交泰幽贊亭毒與元化合其運與真宰同其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之化就賔貢之列輙敢美盛德頌成功獻中和頌一章附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肧渾玄黃既分煦嫗絪縕肇生蒸民天命聖神是為大人大人淳淳為天下君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九葉照臨八方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齷齪唐虞趢盧谷切趗千木切小步也羲皇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坤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為中和和維大和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萌芽昆蟲昭蘇有融如斡玄化如運神功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垂裕無窮

晉謚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

奔走之將欲商摧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
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
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
亦不逮於瞽盡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
形則齋栗祇載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
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
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
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

道不其感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義併死之後弒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宫山祁慶鄭狐突瑕生郤芮）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盖仲尼之志丘

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畧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

所以彰明往者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茍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寳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茍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竄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

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曋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

曹沬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沬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茍免其微軀受制於彊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冦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茍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但恚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

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毋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

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建按此二狀撰銘誌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於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為名將乙丙巳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

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至今存焉
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於太原子孫因家焉故
今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
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
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溫朝請大夫檢校
都官郎中公諱鍠字確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
屬文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
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

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賜緋魚袋充滑臺節度參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遺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聞於一時公為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闗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歷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於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厝於下邽縣邑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徹

河南縣尉大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厝於新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參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遷葬於下邽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歴左武衛兵曹參軍宋州司户參軍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為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委勇切口絶汴河運路然後謀東闚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歸國反拒東平遣驍將信都崇敬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

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敢東顧緜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於今訖不隷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别駕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忠謀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賛良圖戒懸爵賞俟兹而授宜加左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别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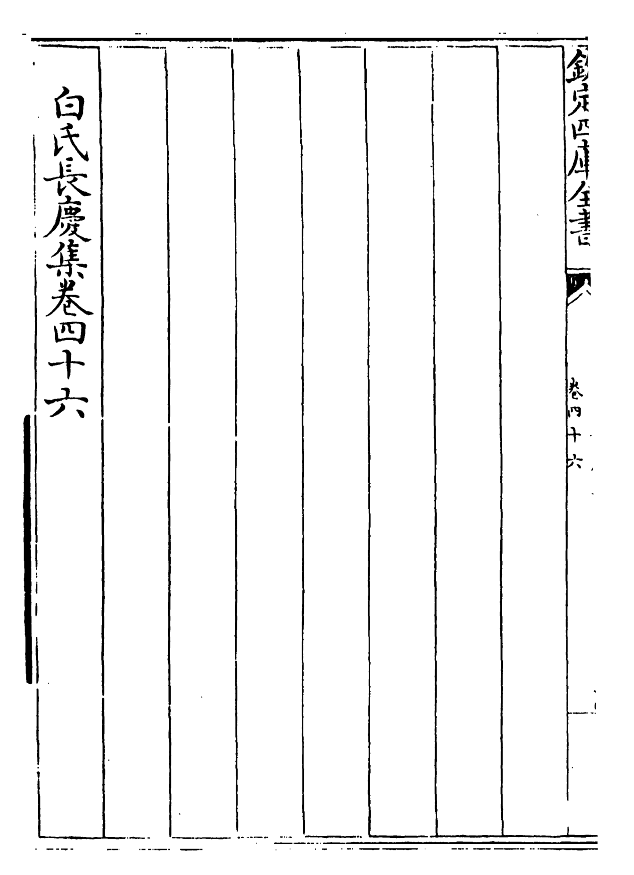
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勲若此新寵茂如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從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駕秩滿本道觀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别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從望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

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鄜城縣令妣太原白氏夫人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鄜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於奉蒸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三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為冡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别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棒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

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為女孝如是為婦順如是為母慈如是舉三者而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頴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於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於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祕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禄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

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令以下歸不便遂
改卜蘄縣府君及襄州别駕府君兩塋於下邽縣義津
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蓋從時宜且叶吉也
謹狀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六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七

唐　白居易　撰

試策問制誥 凡十六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 元和元年四月登第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

濟俗罔不率由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確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昇中於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

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
儲念兹疲甿遠乖富庶𦍒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
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
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
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
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清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
之懷眷兹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
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

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

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茲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漢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廢（芳未切）虛文之無用者奬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

之道已弘於前代臣之才識劣於古人輙欲過言以裨
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
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樸
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
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
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甿之
方辨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
念及此實貫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

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
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
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
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
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
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理行故上下
輯睦樂達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
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熙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

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寖微寇既薦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曰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曰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瘢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瘢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

未銷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以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偽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民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

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故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鷙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甿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理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

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艱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先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亡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目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隣國可傾非吏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

耶但陛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宜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

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為陛下别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乎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已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内勤萬樞昃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終則安

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於無刑明賞至於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有為者乎故臣以為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有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

一聽所能徧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兼其用以取天下此三君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雖尊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効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

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漢元優游而業以寖衰者非他昧無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得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之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策首言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又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欲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

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畧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

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獘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己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覩陛下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況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

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禮部試策五道貞元十六年二月高侍郎試及第

第一道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縗皆所以恥不勉抑游惰歐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

生業若驅彼齊人强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已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為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縗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為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墮業焉其餘非四者雖

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强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逵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遺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别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

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利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為政以德不足恥格峻文必罰斯為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聖王以刑禮為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為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秉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兹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効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

懲惡勸善且革澆漓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政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

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為成仁殺身者不為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然可知矣謹對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於何象絶學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茍美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椹克變鴞音勝乃侯乎木雖巧必資於瓦注咸所未悟庶聞其說

對古先哲王之立彛訓也雖言微旨遠而學者茍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壼奥指趣將焉廋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者其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

神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禮
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
以乾以柔克而運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騭而生萬
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陰騭不爭之謂簡簡
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絶學無憂儆其溺於時俗之習
也原伯魯不學將落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
說慮蘊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豐財
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集也鴞止泮林食

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貴而失賤而得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音微言可明徵矣謹對

第四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乃至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呂梁有出入之游周原變堇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為心苟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月則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況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氣生焉揮戈於曜靈暮晷迴焉神合於水游呂梁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堇荼變味蓋品彙之生則守

其常性也精誠之至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可於物而非常一於道也故如是則兩儀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謹對

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

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餒殍㦸活麥禾㦸登思我王度
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
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
糴貴則終年出糴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
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斂散以均貴賤其於美利
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
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

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食廪虚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闚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歳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啬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焉蓋勤儉儲蓄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善乎實倉廪均豐凶

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修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為九年之畜若兵革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修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

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

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慙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 元和三年為府試官

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為人臣者不顯諫然則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君之道乎無隱者顯諫也無乃失為臣之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

理雖前後上下若貫珠然今離之則可以旁行合之則不能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耶

第二道

問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彝訓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踐之以修己也然則雷一發而蟄蟲蘇句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為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

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黍絫之差焉其為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逌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為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為直也大矣斯豈不屈己者乎由是而觀有國者立身者惑之久矣衆君子試為辨之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

之刺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謡則知風俗之奢蕩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無遠邇無美刺日採於下歲聞於上以副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為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興已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

數多散失至使內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懸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收而愈富至使農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斂散之節失

其宜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賢良政術之士親訪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問於王庭其將何辭以對

奉敕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 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臺候進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試制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奉宣宜授翰林學士數月除左拾遺

將仕郎守京兆府盩厔縣尉集賢殿校理臣白居易進

奉敕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門下鎮寧三邊左右百揆寔兹重任必授全材某鎮節度使某乙天與忠貞日彰名節德温以肅氣直而和明畧足以佐時英姿足以遏寇累經事任歷著勲庸中權之令風行外鎮之威山立戎夷懾服漢兵無西擊之勞疆塲底寧胡馬絶南牧之患禁暴而三軍輯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長城一方内地實嘉乃績爰簡朕心夫竭力輸誠為臣之大節念功懋賞有國之恒規顧兹忠

勳宜進爵秩爾有統戎之畧已授旌旄爾有宣贊之猷特加端揆往踐厥職其惟有終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敕書

敕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年以忠恕牧萬人以恩信馭百辟動必思於郵隱靜無忘於泣辜庶乎馴致小康寖興大道也李錡因緣屬籍踐歷官常苞藏禍心素懷梟獍之性彰露凶德忽發豺狼之聲朕念

以宗枝務於容貸諭以迷復卒無悛心而乃保界重江竊弄凶器抗拒朝命驅脅師人背德欺天亂常干紀蜂蠆之毒流於郡縣犬彘之行肆于閨門惡稔禍盈親離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憤鬬彰義勇潛發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中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於軍前擒其兇魁生致於闕下廓千里之沴氣濟一方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臨危見不奪之節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誠一念三歎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

勳各有等差續當處分故先宣慰宜並悉之冬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崇文詔 時崇文為西川節度使

敕崇文卿忠廉立身簡直成性董戎長武邊候乂安授律西川兇徒蕩滅是以寵崇外閫秩進上公而能省事安人多方撫俗諭朕念功之旨勉其師徒宣朕卹隱之心慰彼黎庶威立無暴功成不居累陳表章懇請朝覲雖殿邦之寄重誠欲藉才而望闕之戀深固難奪志且

嘉且歎彌感於懷屬時候嚴凝山川修阻永言跋涉當甚勤勞佇卿來思副朕誠望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批河中進嘉禾圖表

上天降休下土効祉將表豐年之兆故生同穎之祥顧慚寡德受此嘉瑞披圖省表閲視久之卿發誠自中歸美於上亦宜勉勤匡賛馴致雍熙庶洽升平之風以叶和同之慶所賀知

太社觀獻捷詩 以功字為韻四韻成

淮海妖氛滅乾坤嘉氣通班師郊社內操袂凱歌中廟筭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徳

謄録監生臣徐彩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八

唐 白居易 撰

中書制誥一（舊體凡二十七道）

張徹宋申錫可並監察御史制

敕舊制副丞相缺中執憲得出入御史缺則於内外史中考覈其實封奏其名以補之今御史中丞僧孺奏某官張徹某官宋申錫皆方直強毅可監察御史章下丞

相府丞相亦曰可朕其從之並可監察御史

楊子留後殷彪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陰令

韋同憲授南鄭令韋弁授絳州長史三人同

制

勑某官殷彪等令之郡守古侯伯也令之邑令古子男

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間

承上率下者州長史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

而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泰之郡也奏告專達

得行異政以彪清平信惠臨事能守大小之職率著名績故仍憲銜俾往牧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賢師無憂製肘以同憲河陰有政可以移用故換銅印俾往宰之而絳為名藩并實良士命之贊貳亦叶其宜宜各悉心修舉三職可依前件

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勑吾聞武德曁開元中有顏師古陳叔達蘇頲稱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濟其

美凡選一才補一職皆不敢輕易其庶幾前事乎刑部郎中馮宿為文甚正立意甚明筆力雄健不浮不鄙況立身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詰命忽思潤色之聽諸人言曰宿也可宿立朝歷御史博士郡守尚書郎在仕進途不為不遇然不登茲選未足其心故吾於今歸汝職業仍遷秩為五兵郎中勉繼顏陳無辱吾舉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鄭覃可給事中制

勑給事中之職凡制勑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寃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奉贊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風藹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勵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勲如故

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戎姚向溫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校省官兼御史制

勅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礙戎屏華號為難理故吾命文昌為帥長俾鎮撫焉次命審規為上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向會等為庶僚俾咨度焉進言者謂文昌賢而審規輩才以才佐賢蜀必理矣輟三署吏貳丞相府假憲官職加臺郎曁一命再命之服以遣之其於

張大光榮與四方征鎮之賓寮不侔矣爾等尚佐吾丞相以善政間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遺汝於諸侯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吕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大夫賓客制

敕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將軍旗鼓移鎮於成德軍而晃以下四十有一人實從魏來或驅或殿被堅執鋭可謂有勞宜以官坊之寮憲府之職隨其名秩序而寵

之可依前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時長慶二年三月制

勑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勞而後受賞或先加寵而後責功蓋宜便有後先時事有緩急故耳朝議大夫守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平叔國之才臣也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況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故自大鴻臚換居人部造膝而授不時而遷其要無他

是欲急吾事而望倚爾功也公卿以降羣有司盈庭然問曰與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諒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散官勲賜如故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郎制

勑劍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虞仲西川觀察判官

朝議郎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雲騎尉賜緋魚袋崔戎等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鉞鎮撫之次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輩者往賛理之故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寧久遺汝於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安矣是汝輩職修事舉而奉吾詔書甚謹也前言在耳安可弭忘並命為郎主吾信賞虞仲可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戎可尚書戶部員外郎散官勲如故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勑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田戶之圖生齒之籍賦役貨弊之政令以待國用而質歲成元和以還日益寵重善其職者多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誰其稱之𢦙有邦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牛僧孺自舉賢良踐臺閣秉潤色筆提糾繆綱而書命無繁詞決事無留獄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朕心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會之重如彼僧孺之賢若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勲如

故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勅朝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驍騎尉庾承宣昔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冑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於今稱之故吾前命崔戎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衆口籍籍頗為得人況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必能為我紐有條之綱梲妄動之輪

坐曹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會政決要扶樹理本無俾戴魏劉杜專美於貞觀中可守尚書右丞散官勳如故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勅中散大夫行尚書工部員外郎上柱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張聿內外庶官同歸共理牧守之任最親吾人蓋施張舉措由其心賞罰威福懸其手若一日失其職一郡非其人而名未達於朝聽之間為害已甚矣

選授之際得不慎夫以爾聿前領建溪有理行次臨泗郡著能名用爾所長副吾所急宜轂郎署往頒詔條未暮之聲佇入吾耳可使持節衢州刺史散官勲如故

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仍叔可右補闕三人同制

勑朝散大夫右補闕内供奉飛騎尉辛丘度等朕詔丞相求方畧忠讜之士置於左右而播等以石暨仍叔應詔言其為人厚實謇直嘗以文行謀畫容於幕府之間

臨事敢言當官能守可使東帶同升諸朝又言丘度介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奬以勸其徒況久次者轉遷後來者登進皆適所用平章可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薛之縱等十四人各授官爵制

敕薛之縱等去年冬授愬鉞俾自徐鎮潞而愬與其麾下同德食不求飽席不暇煖節鎮殿定一如所委此誠愬之忠畧然所賴之縱等焦心戮力同濟厥功而頒賞已逾時秩宜加等裁有爵祿分而命之知吾不遺細大

之功可依前件

裴度李夷簡王播鄭絪楊於陵等各賜爵并廻

授爵制

勑禮云臣下竭力盡忠以立功於國者必報之以爵禄此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而司空度等咸以忠力作股肱心膂之臣大節大勞書在甲令然則功如是忠如是高爵重秩予何愛焉故能統御之初先行信賞詔主爵者合為奏書或加寵進封或延恩任子次勒第品咸授

舊章行乎敬之無忝予一人之嘉命可依前件

鄭餘慶楊同懸等十人亡母追贈郡國夫人制

勑餘慶亡母某氏等夫德不旌則勸善之典缺矣親不顯則揚名之道廢矣凡今公卿大夫至於元士濟濟然抱忠履信立我朝者皆聖善之教燕翼之方所致也自家刑國有所從來不大封崇是忘報施朕去年仲月統御之初發號推恩先降是命豈直光前慰後而已哉亦欲使天下為母者聞庶幾乎善統其家慈訓其子厚人

倫而美教化也可不務乎

李寘授咸陽令制

勅某官李寘近者西夷犯塞詔諸將出師司計臣條言寘有應辦才可司饋餉故自京府掾假臺郎憲職以命之屬寇遁師旋未展其用況在公族推有器幹今授銅印俾宰咸陽夫庶官之任為急西郊咫尺佇爾能聲可京兆府咸陽縣令

劉縱授祕書郎制

勑某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叙其先臣陳許間事皆歷歷可聽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爾能讀書學文自可嘉奬圖籍之府命爾為郎豈唯振滯求能且不欲使勲勞之後棲棲於塵土中可祕書省祕書郎

程羣授坊州司馬制

勑程羣嘗從事於鎮冀之間病免所職垂老之歲棄為窮人倀倀無歸有足傷者夫一夫不獲若納諸隍此聖王用心推己及物今宜與羣禄食使飽暖其身亦猶晉

君不能忘情於絳老也往佐中部爾其念哉可坊州司馬

海州刺史王元輔加中丞制

勅海州刺史王元輔漢制二千石有政績者就中加命秩不即改移蓋欲使吏久於官而人安於化也今元輔為郡頗有理名廉使上聞奏課居最宜加中憲旌而寵焉庶使與君共理者聞而知勸可兼御史中丞

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備可濠

州刺史制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金部郎中上柱國楊潛温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朝議大夫前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吉州刺史上柱國李繁精强博敏有才子之稱將仕郎前使持節光州諸軍事守光州刺史雲騎尉史備變通健決有良吏之用而能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為郎見其行為郡聞其聲夫洋更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三者皆名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輯膏雨

吾土襦袴吾人者乎潛可使持節洋州諸軍事守洋州刺史散官勳如故繁可使持節都督遂州諸軍事守遂州刺史備可使持節濠州諸軍事守濠州刺史充團練渦口西城等使官勳如故

張洪相里友畧並山南東道判官同制

勑朝議郎守太常博士上柱國張洪前瀛漢等州都團練判官朝議郎侍御史内供奉上柱國賜緋魚袋相里友畧等元翼以大節大忠綽闓朝野授鉞開府殿我漢

南而又求賢乞能以自參貳則其賓寀宜有以稱之故求吾俊造之英勲烈之胄達朝儀而練戎事者與焉今以洪之知國禮奉家聲以友畧之富藝文飽軍旅兩中是選合而命之優秩寵章無所愛惜時無今古代有忠賢苟致吾元翼於羊杜間别有陟明之典在洪可檢校尚書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判官仍賜緋魚袋散官勲如故友畧可檢校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觀察判官散官勲如故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勑朝議郎前使持節成州諸軍事守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賜紫魚袋姚成節嘗為天平軍裨將當劉悟之立忠勲也謀成事集爾有助焉雖授一城未足酬奬況聞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肘腋間居之昔漢文帝以宋昌忠勞擢拜將軍掌宿衛今吾用汝猶前志也環拱之職得不勉歟可穀果校尉守右神策將軍知軍事賜如故

高錢等一十八亡母鄭氏等太君制

勑起居郎高鉞亡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等子有侍臣咸士之秀者或左右以書吾言動前後以補吾闕遺森然在庭各舉其職爰思乃教知所從來豈非善稟於親行成於內從鄰斷織訓使然耶不追封邑之榮曷顯統家之慶可依前件

柳公綽可吏部侍郎制

勑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為害甚多適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軟弱而姦不息

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以平施御天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辯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内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綽爾宜飭躬承命以裴王崔毛為心葯副吾言用稱乃職而令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可尚書吏部侍郎

孔戣可散騎常侍制

勅昔齊桓公心體懈怠則隰朋侍漢成帝親重儒術則

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選矣稱其任者唯正人乎吏部侍郎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迄於天官虛舟為心利刃在手全才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勑尚書司門郎中王公亮茂於學精於文文學之外有析思積切毫𠠝符佛切鐘之用自佐戎律領郡符持憲為郎

皆稱厥職吾前命劉遵古張平叔為商州刺史繼有善政人用乂安今爾代之守而勿失況商土瘠商人貧可以靜理而阜安不宜政張而易轍以爾精敏當自得中可商州刺史

韋覬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誥同制

勅職之要莫先乎駮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綱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

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都騎尉韋覬精微專直通乎事典可使平奏議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柱國庾敬休溫裕端明飾以辭藻可使書誥命而專右席而輪轅鑿枘各適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應列宿選任倚注非不榮重然吾左右前後方求正人如覬敬休不宜疏遠亦猶有聲之玉無類之珠不置於珮服掌握之間皆非其所也宜自敬謹無忝吾言覬可行給事中散官勳如故敬休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散官

勲如故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八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九

唐 白居易 撰

中書制誥二 舊體凡三十道

李愬贈太尉制

勑故特進行太子太保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五百户李愬在建中歲泚賊叛逆惟太師晟實仗大順翦而誅之在元和朝蔡寇充斥惟爾愬實奮奇策

虜而戮之父子之功書于甲令俱為第一焯職畧切煇呼回切當時刲爾一登將壇六換鈇鉞坐論嚴廊之道臥理保傅之事方深倚望奄忽淪謝是用當食累歎視朝三輟豈不以爪牙之威[illegible]立月切於外股肱之痛軫於中者乎而弔奠之命賵六鳳切賻符過切之數雖加常等未表殊恩宜以太尉之秩贈上公之袞歛俾爾被哀榮服忠孝從先太師於九原也不其盛歟嗚呼美終必復禮無不答昔爾之勤勞如彼今吾之寵飾如此君臣報施可謂

兩臻其極焉爾靈有知歆我追命可贈太尉仍令所司

備禮册命賜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委度支

送

田布贈右僕射制

勅朕聞古之臣子有忍死効節為忠者有不傷髮膚全

歸為孝者有不顧性命引決為忠者但問所操所蹈何

如耳豈繫去就生死之間耶噫今有重義如泰山輕生

如鴻毛死而不朽者安得不褒揚寵飾使天下聞之所

以勸孝心激忠腸然後薄者敦懦者立幸生者恥格也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布其父太尉甚賢此子鎮陽之亂弘正歿焉而布枕戈嘗膽誓報冤恥故吾以大將軍之旗鼓鈇鉞先臣之土壤士卒盡用委付親加勉諭人鬼之憤朞一洩而甘心焉既而激發魏師出疆臨敵事有不得已者布亦末如之何卒至於刎

心自明遺疏自列謝君於天上報父於地下可謂田氏有孝子國家有烈臣則吾之知臣弘正之知子明矣聳動人聽盡切迮力傷我懷故廢臨朝所以示哀也加禮命所以示榮也哀榮恩禮至則至矣嗚呼曾未足以顯爾之節不厭吾之心乎可贈尚書右僕射賜布帛三百段米粟二千石委度支逐便支遣

韋貫之可工部尚書制

勑河南尹韋貫之善馭者齊六轡善理者正六官六官

成則百事舉故吾選賢任舊以次第補之而六卿材吾已得五闕一不可待汝而成貫之以正行明誠為先朝輔始以直進終以直退道有消長德無緇磷及帥湘潭尹河洛而廉平清一之政繼聞於京師名簡吾心善入我耳宜置朝右以之厚時風況今之尚書漢公卿也言動可否屬人耳目焉固不專率四屬程百工備位於冬官而已可工部尚書

太子詹事劉元鼎可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充西

蕃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可守本官充盟
會副使通事舍人太僕丞李武可守本官兼
監察御史充盟會判官三人同制
勑太子詹事劉元鼎等夫選可任而任之則用無不適
擇可勞而勞之則事無不成蓋君使臣臣事君之大端
也屬西夷乞盟求可以涖之者歷選多士吾得三人令
以元鼎之博通師老之誠諒武之恭敏合而為用不亦
可乎爾宜臨之以莊示之以信儀形辭氣皆有可觀必

能率服彼戎不獨益敬吾使法卿憲秩寵之以遣可依前件

許季同可祕書監制

敕大理卿許季同國朝以来有劉得威張文瓘唐臨為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為祕書監設官之重得賢之盛人到於今稱之令季同以明慎欽恤理刑獄以文學博雅長圖籍由廷尉而長祕府論者榮之宜自重其官自遠其道又思與劉張唐魏虞顔為比不亦自多

乎可秘書監

張元夫可禮部員外郎制

勅殿中侍御史張元夫官有秩清而選妙者其儀曹員外郎之謂乎凡殿内御史雖文才秀出功課高等者滿歲而授猶曰美遷有如元夫連膺二選歷彼踐此僉以為宜况怒飛青冥翔集禁陛由兹去者十八九焉汝知之乎思有以稱可尚書禮部員外郎

楊嗣復可庫部郎中知制誥制

勑權知兵部郎中楊嗣復朕聞前代制誥中書令侍郎舍人通掌之國朝以來或以他官兼領惟其人是用不限於資秩職署焉予以為然多繇是選前所命者時稱得人研覈實覈名次第及汝汝嗣復根於義訓播為令器文煥發而才秀出不當汩沒於郎吏間況貞元中汝父為中書舍人甚稱厥職今使汝繼書吾命戍一家言堂烜況遠切國華在於此舉爾宜兢兢祗勵無隕其名可庫部郎中知制誥

張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勅商州刺史張平叔為人廉直為政簡惠前後歷掾邑宰郡守而去思來暮之謡繼聞於人聽焉及副鹽鐵官刺商雒郡會課報政亦甲於他官自貞元以來用三科取士奉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詔而得其名有其實者幾何人哉平叔居其一也能効若是何用不臧故事内史缺未補閒亞尹得行大京兆事試可而即真者往往有之故其選任日益難重爾宜稱所舉慎厥職無墮大

以勤小無怠弱以綏强夕念朝行遵吾約束可京兆少尹知府事

康日華贈坊州刺史

勑漢令軍中士有不幸死者得以棺斂傳送若是而已猶四方歸心焉矧吾褒贈以榮之惻隱以將之顯其忠撫其後亦所以激生者節豈獨慰逝者䰟乎左神策軍赴行營正將試太常卿康日華領王師死王事軍書置奏朕甚悼焉可贈坊州刺史

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

勅登仕郎守國子博士張籍文教興則儒行顯王澤流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為意則服儒業詩者宜稍進之須籍自校祕文而訓國冑令又覆名揣稱以水曹郎處焉前年以來凡歷文雅之選三矣然人皆以爾為宜豈非篤於學敏於行而貞退之道勝邪不與之寵名何以獎夫不汲汲於時者可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散官勲如故

何士乂可河南縣令制

勅漢朝郎官出宰百里故今京邑令歟多命尚書郎補焉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何士乂慎檢和易介然有常守而勿失可使從政然能佩弦以自導帶星以自勤則緩急勞逸之間必使適宜而會理矣以爾舒退故吾進之可守河南縣令散官如故

崔植一子官迴授姪某制

勅丞相植典職樞務亦既逾歲而能明我目達我聰左

右我躬以底于道況屬郊祀禋贄大儀寵錫之間植宜加等而念其猶子之用推恩既叶舊章允膺新命其姪某可某官

王起等賜勲制

勅中書舍人王起等朕臨御之始慶賞遂行卿士大夫遞加勲秩自武騎尉以上十有二轉自起以下十有四人咸賜以勲舉書於籍可依前件

蕭俛除吏部尚書制

勑古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季代已還鮮由茲道
先皇帝創於是故在位十五載凡解相印者殆二十人
多寵為大僚或付以兵柄矧予小子宜有加焉而輔弼
之臣嘗經一日造吾滕沃吾心則思與之始終厚申恩
禮不唯感勸來者且不敢失墜先志也尚書右僕射蕭
俛忠肅孝敬佐吾為理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
不失其道既免樞務倚為右揆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
俛繼上讓章至於三四敦諭頻切陳乞彌堅是用正命

為選部尚書而冠六卿統百職尚可以表吾寵重亦所以成爾譽光爾宜欽厥止愼厥終無忝我褒揚之命可吏部尚書

温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

勑温堯卿等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鎭次升於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為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荆門景域南北大府而堯卿等或已參軍要或方受兵書各命以官分試其事名秩章綬分而寵之夫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苟自强不息亦何遠而不屆哉可依前件

神策軍及諸道將士某等一千九百人各賜上

柱國勳制

敕古之善為國者勞不忘而賞不濫有賞一人而為僭者有千百人而不為貴者其要在當否而已不繫於衆寡也朕自統御已来忽忽有念念天下材力之將勇敢之士進有征討之苦退有守捍之勤藏之中心何嘗暫忘而亟因大慶思洽普恩某等若干人咸進勲級並可

上柱國

李彤授檢校工部郎中充鄭滑節度副使王源中授檢校刑部員外郎充觀察判官各兼侍御史賜緋紫制

勑萬年令李彤徒紅切侍御史王源中等舜以五長綏四國若今之節制也周以十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也國家合為一柄付有功諸侯故其陪臣選任益重或輟朝籍授簡書者往往而有況承元有大忠于國受重任于

外使其承上蒞下敬始善終實在庶寮叶力以濟令以彤宰京邑有理劇之用如水在器撓之不濁以源中立憲府有糾正之能如刃發硎割之無滯一可以倅七醉切戎事一可以佐軺余招切車二職交修在此一舉臺郎憲吏金印銀章加乎爾身無忝我命可依前件

柳公綽父子温贈尚書右僕射竇倂父叔向贈工部尚書薛伯高父懌贈尚書司封郎中元宗簡父鋸贈尚書刑部侍郎皇甫鏞父愉贈

尚書右僕射韋文恪父漸贈太子少保王正雅父翃贈太子太師范季睦父彥贈禮部郎中八人亡父同制

勑古人有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向無顯揚褒贈之事則何以旌先臣德慰後嗣心乎故朕每施大恩行大慶而哀榮之命未嘗闕焉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護軍河東縣開國子柳公綽父溫等咸有令子集於中朝資父事君移忠自孝本於嚴訓

酬以寵名賜命追榮各高其等嗚呼存者不遺往者有知斯可以載揚蘭陔居亥切之光輟風樹之歎耳可依前件

李宗河可渭南令李玘可京兆府戶曹制

勅李宗河等夫綱一提則羣目舉源一澄則衆流清故朝廷命官師選寮屬亦得其人矣按内史公綽奏宗河學古修已練達道理乃乞為甸縣令玘勵節徇公通詳典故乞為天府掾況渭南封圻之首邑戶曹賦籍之要

司位雖末高職亦不細宜乎以三語自試以一同自効無俾爾長貽失舉之責焉可依前件

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侍御史裴注義武軍行軍司馬御史中丞蕭籍饒州刺史齊照鄧州刺史渾鐬呼對切並可朝散大夫同制

勑某官馮宿等凡品秩之制有九自五而上謂之貴階而宿司吾言注持吾憲籍照以降皆著勤由朝議郎一進而及此此之所以為貴者蔭及子命及妻豈唯腰白

金服赤茀敷勿切從大夫之後而已寵數既重思有以稱之並可朝散大夫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鹽鐵推官監察御史裏行高諧河東節度參謀兼監察御史崔植並可監察御史三人同制

敕某官王申伯學優行茂飾以詞藻執禮定議多得其中某官高諧溫莊潔白不交勢力某官崔植外和内直通知政典在倫輩内而人皆謂之滯淹唯是三子之才

吾得於御史中丞僧孺御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律廣吾之聰明焉並命同升無忝是舉可依前件

溫造可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宣慰使制

勑殿中侍御史溫造嘗糾天府不曠官馳軺車不辱命況為人外和內決以兼濟為心拔居殿中以備時使會吾憂兩河閒事求可諭朝旨慰人心者使焉揆効酌能汝中吾選故不待滿歲擢為右史出則銜吾命入則記

吾言奬任不輕思有所立可依前件

高芳穎等四人各贈刺史制

勑故某官高芳穎等昔文王葬枯骨之無知也但惻隱之心不忍棄也故天下皆歸仁焉况捐軀之魂死節之骨見危授命朕甚憫之深州故小將高某等四人皆從戰陣連歿王事襃贈之數宜其有加並命追榮以光地下可依前件

崔咸可洛陽縣令制

勑度支員外郎崔咸漢以四科辟士求多畧不惑强明決斷者任三輔令故今兩京令缺亦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之而咸在郎署中推為利用加以詞學緣飾吏能操割洛陽必有餘力然宰大邑如烹小鮮人擾則疲魚擾則餒寛猛吐茹其鑒于兹可洛陽令

周愿可衡州刺史尉遲鋭可漢州刺史薛鯤可河中少尹三人同制

勑前復州刺史周愿等夫勞者之思休息病者之思救

瘵人之本情也今兵戈甫定物力未豐如聞湘衡巴漢之間人猶疲困宜擇良二千石俾休息而救瘵之而愿銳鯤等前以符竹分鎮三郡皆有善政達乎朝廷舉課考能無愧是選息勞救病其有望於汝乎河中吾之股肱郡也貳尹職而佐府事者亦在得人命鯤處之無荒厥職可依前件

楊景復可檢校膳部員外郎鄆州觀察判官李

綬可監察御史天平軍判官盧載可協律郎

天平軍巡官獨狐涇可監察御史壽州團練副使馬植可試校書郎涇源掌書記程普範可試正字涇源判官六人同制

勑其官楊景復等士子不患無位患已不立茍有所立人必知之惟爾等六人藴才業文咸士之秀者果為賢侯交辟俾朕得聞其姓名是用各進其秩分授其職若修飾不已籌謀有聞則鴻漸之資當從此始而景復稟訓祗命頗著令稱故因滿嵗特假臺郎古者公臣之良

入補王職朝奬非遠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前廬州刺史殷祐可鄭州刺史制

勅其官殷祐夫吏寛信則人人不偷吏廉明則人人盡力吾觀祐之為政其近之乎前守廬江能率是道歲會課第甲於他州俾精前功且佇來効宜換符竹移牧鄭人在春秋時鄭為侯國武公善於其職子産遺愛於人人無古今吏有能否聽吾用汝汝其嗣之可鄭州刺史

李德循除膳部員外郎制

勑尚書郎自奏議彌綸外凡邦之牲豆之品醴膳之數實料理之命大昌長佐春官卿以朝散大夫守祕書丞上柱國李德循籍訓于台庭業官于書府掄才考第得補為郎司膳缺員爾宜專掌可尚書膳部員外郎餘如故

張正甫可同州刺史制

勑馮翊吾左輔也分理浩穰汝兩切率先風化故其選次任内史一等而冠四方岳牧之首焉宜求吏課高位望

重者分部共理以夾輔京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張正甫自登臺閣為人讜直物論時望敬而重之及領藩部為政寛簡將吏黎庶信而愛之所謂朝廷正臣郡國良吏常有惠政加於是邦迨兹五年去思猶在故輟臺轄再委郡符宜敬服新命增修舊政俾吏畏如夏日人歸如流水慎於終始典於厥官可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散官勲如故

崔琯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勑近歲以來副相多缺朝綱國紀專委中憲而侍御史一人得總臺事以左右之令御史中丞德裕以中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上柱國崔琯守大無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其才理奏補是職請覲其能因而可之仍加寵秩操執舉措爾無自輕可行尚書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散官勲如故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九